

太
师
經
典

老子◎著
林语堂◎英译



The Wisdom of Laotse (I)

林语堂

译精品

老子的智慧(上)

(汉英对照)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者林语堂译著

古典诗词散文精选 深入体悟华文魅力

全球著名出版商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 邀约好书



The Wisdom of Laotse (I)

林语堂

英译精品

老子的智慧_(上)

汉英对照)

著 林语堂◎英译

[皖] 版贸登记号:12118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的智慧:上、下册:汉英对照/(春秋)老子著;林语堂英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8
(林语堂英译精品)
ISBN 978-7-5337-5437-2

I. ①老… II. ①老…②林…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道家-研究 IV. ①H319.4: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356 号

本书经由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同意经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老子的智慧:上、下册:汉英对照 (春秋)老子 著 林语堂 英译

出版人:黄和平 选题策划:张楚武 责任编辑:张楚武

责任印制:李伦洲 封面设计:武 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http://www.ahstpc.net>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邮编:230071)
电话:(0551)35333330

印 制: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341889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40 1/32 印张:30 字数:700 千

版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7-5437-2 定价:69.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林语堂

在西方国家里，一般人固然比较知道孔子，多年来，美国有一群学者却非常钦佩老子和《道德经》。我甚至可以说，研究东方哲学的学者中尊敬老子的人比尊敬孔子的还要多。因为孔子的学说固然通达明理，但论思想深湛机妙则当数老子，我国在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前似也较尊道家，例如：《汉书·扬雄传》引桓谭的话，说：“昔老聃着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

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老子说：

“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

若存若忘。

下士闻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谓道……”

可是，老子虽然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他接着还是说“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事实上，《道德经》的警语式的经文，有类迸发的顿悟，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历代各家注解精芜驳杂，窃以为若以老

子最伟大的信徒，道家最伟大的阐扬者——庄子的学说注释《道德经》，以他们思想之几乎同一以及时代的接近而言，这当远较韩非的《解老》《喻老》或他人的注释为接近老子原意，而道家之由最初之被称为黄老之学转而为被称为老庄之学，虽与庄文的雄奇跌宕，恣睢横肆有关，但主要恐还是两者思想的根本和观念的性质是相同的缘故。

虽则如此，比较起来，老子偏于用格言，出乎本能，庄子则丰闳逸飞，纯粹是理智的议论；老子微笑地教诲，庄子则大笑而讽刺；老子诉诸心灵，像惠特曼一样怀有宽博的慈爱，庄子则诉诸理智，像梭罗一样具有个人主义者的坚强朴质和急躁；老子像罗素要回归自然，庄子像伏尔泰那么尖刻。庄子谈到他自己时也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我们对老子的生平只知道他于公元前五七一年生于苦县，大概比孔子大二十岁。他出身世家，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中年退休，不知所终，但可能很长寿，虽然不见得有司马迁所说的一百六十多岁，九十多岁大概是有。他子孙很多，其中一个还做过官。像对于耶稣的生平一样，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本没有老子这个人，《道德经》也不是他写的。其实，除了庄子以外，公元前三世纪的好几本著作都曾提到老子和引述《道德经》的章句，这类说法是不足为训的。

庄子在公元前二七五年去世，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享寿几何。他和孟子同时，也是惠施的好友。他是蒙县人，做过漆园吏；他也结过婚，但我们不知道有无子女。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庄子是在他太太逝世时鼓盆而歌的人，但是，世界上关于生死问题的最深刻的意见，却也是庄子答复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还鼓盆而歌时所说的话（请参阅第三十三章第三节），他关于灵魂的议论（请参阅第五十章第二节）尤为绵密精彩，极为动人。可是庄子对夸耀官场的浮华虚饰的人却可以非常尖酸刻薄：宋人曹商使秦，获秦王赠车百乘，归而极自矜伐。庄子对他说：“秦王有病召医，破

痈溃瘻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耶，何得车之多也？”

《道德经》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而且认为柔弱胜刚强，主张处下，不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子认为万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且又循环不息，终于返本复初的缘故。人生既变化不居，兴衰就如日夜更替，而人的精力臻于强极之时亦即趋向孱弱之日。

要了解老子哲学的一项办法也许是研习爱默生的《循环论》。爱默生说：“每一项终结就是一项开始；中午时分总是另一天的破晓；而每处深渊之下还有更深邃的沉渊”“社会的道德是圣人的恶习”“人们希望安居，只有在不安定的时候，他们才有希望”“甲心目中的美丽，乙视之为丑陋；甲珍惜的智慧，乙讥之为蠢笨的思法。”爱默生的这些和同类的语句都可以说是道家的反语，在庄子书里不难找到同类甚至一样的说法。

一九四二年，我将《道德经》全书和《庄子》三十三章中的十一章译为英文收入所编译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一书。在这本书里，我修订了当时的一些译文。《庄子》的部分，有些是新的遂译，我所选以注释《道德经》的《庄子》章句虽然都是片段，但相当代表庄子的文笔和思想。《道德经》的部分只有细微的修订，主要是以“humanity”（仁）和“character”（德）代替旧译的“love”和“virtue”。

我也将《道德经》八十一章分为七卷，借以帮助读者掌握每卷各章的主要观念。简略言之，最初四十章阐述老子哲学的原则，其余各章则叙释其于人生各项问题之应用。我评述所选《庄子》的章句，只是和所有编辑一样，自限于指出其与经文的关系或其要点，而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以《庄子》的《天下篇》作为本书的绪论，目的在使读者知道老子庄子时代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庄子自己对他们两位的哲学观念的描述。



【新版推荐序】

学贯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与“文艺复兴人物(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语堂

张晓风（作家）

在中国，在古代，如果你要赞美一个人（哦，所谓人，指的当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简单，你称他为“君子”就可以了。君子怎么解释呢？它意指一种受过完整教育，品德优美，宅心仁厚，不与人争却又颇有担当的人。然而，“君子不器”，由于他的养成教育极好，所以他不适合做一个职业卖面包的人或制车轮的人，他不投入实务的有价的操作，他该做的事是做社会的精神导师，擘画十年或二十年后国家民族该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后，如果你要赞美一个人（哦，抱歉，此处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该用的字眼应该是Renaissance man，我姑译为“文艺复兴人物”。此词的意蕴和“君子”大致类同。例如，两者皆同样博雅多礼，同样自期自许以天下为己任，但后者却多了些务实的本领，有点像孔子说的“多能鄙事”。不过孔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竟不免十分抱歉地先加一句“吾少贱，故……”。由于年轻时候卑微贫苦，孔子学会一些杂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能？孔子没说，想来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饭。Renaissance man却不一样，他们是“吾少贵（他们皆是识字的贵族），故多能技艺”，这些技艺包括儒家的音乐、射击（或剑术）、

驾驶、数学，以及儒家所没有的现代天文地理知识，娴于航海或机械的种种本事，算来“文艺复兴人物”应该是一种“极优良人种”。

我所知道的林语堂先生其实就是很难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艺复兴人物”之长的人。前者比后者多一份优游园林的隐逸雅致，后者比前者多几分新时代男儿的慧黠矫健。

林语堂先生是清末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份是既贫贱又富贵。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区。那一带原是穷地方，却山清水秀。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薪资有限，但因教会和洋学堂有关系，林语堂因而拥有极好的教育资源。林氏自小颖悟，再加上环境关系，使得他的英语能力无人能敌。林氏启蒙之际，在那个时代，多少要熟读一些经书，所以他也就很自然地学涉中西。林氏后来又留了美、留了德，并且取得语言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但那头衔和他一生的风云际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一生和什么有关呢？譬如说，他是个健康愉悦的男孩，且是个极佳的短跑选手，这一项后来被他妻子视为优点（她曾在运动场上见过他的风姿），因而愿意“下嫁”。他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对林氏的前半生极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贵人是胡适，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银元（若干年后，林氏知情归还）。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的侠气，其实也是林氏来自家人宠爱而养成的风发意气，令人爱重。

林氏的真本领是写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国人推销西式“幽默”，并且向西方人推销中国的放达疏淡。在那个年代谈幽默，喊打的人其实不少。但林氏向美国外销中国文化这一部分却极为成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种：其一是

创作，如《生活的艺术》。其二是改写，如短篇小说，其中《碾玉观音》一篇有极好的新诠释，把个无聊的鬼故事，写成了经典爱情。后来姚一苇教授所编的《碾玉观音》剧本，就是承袭林氏了不起的新诠（而不是采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话）。其三是中翻英的翻译，如张潮的《幽梦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胜境。

林氏是少数靠一支笔而活下来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笔润”来自美金，这大概是中国五千年来没有的事。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极富使命感，百年之内恐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缔造的光荣纪录。

可是，林氏晚年为了想制作一架中文打字机而耗尽心血和金钱，机器终于做出来了，却因没人肯生产而成废物。林氏和“文艺复兴人物”一般，是自认有能力驾驭机械的人。林氏当年为之疯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种种艰辛，在电脑时代轻易就解决了。四十年前已谢世的林氏，如能看到电脑中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为自己浪掷的时间而叹息吧！

不过，以他的性格而论，他大概也是“终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阳明山山腰的故宅庭园里，面对着他生平最深爱的观音山夕照。人世无常，什么都会过去，书，也许是比較接近永恒的一种存在。在作者离世许久之后，仍继续发言。

欣闻正中书局刊印林先生所译英文书八种，并且是中英对照的，故欣为之序。



【新版推荐序】

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

马健君（东吴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语堂故居执行长）

很多人都说，一个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学得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多年英文教学的经验，发现如果学生中文程度不好，他们在英文学习上也会面临很多问题，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学。反观英文能力好的学生，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备相当的能力，因为他对中文的高度理解加强了他的外语吸收与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语得以运用自如。我们所熟知的林语堂先生便是个中的佼佼者。

林语堂先生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写作上的成就；但他许多有关于翻译的文章，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中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译除了文字意境上的传递，更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诸多挹注。借着文字，他将华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细微之处，点点滴滴地传达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其中巧妙之处，进而欣赏中华文化的精彩。如此珍贵的文化资产，是我们华人的幸福与骄傲。

在这次正中书局再版林语堂先生的译著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读者对于孔子的了解，大多来自《论语》一书，以为孔子只是个满口格言的智者。仿佛要为孔子“验明正身”，林语堂先生翻译《论语》时，他不逐字逐句消极翻译，而是把原著内容重新分

门别类，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儒家社会秩序三论”“论教育”“论音乐”以及“孟子”等，从“四书”“五经”以及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等书籍中选文，以英文特有的表达方式，使西方读者能够经由各种角度来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这种译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与精髓，又能让西方读者容易理解，知道孔子与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华人人文世界的。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他以深厚且渊博的国学背景，运用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字间微妙的语意，忠实传达《道德经》的精神，译文内容深刻，表达平易浅近且贴切流畅，使人阅读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语堂先生的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他特别摘选一些为读者所熟悉且别有幽默、风趣的文章，精心编辑成《东坡诗文选》《幽梦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半》《扬州瘦马》以及《板桥家书》等书，把苏东坡、张潮、金圣叹、郑板桥等这些才华横溢、乐享生活且旷达的文人介绍出来，使中文读者借其生花妙笔的英文书写，增强学习英文的兴趣；而西方读者，则能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体会中华文化的优美与价值。难怪许多外国人在提到中国的文学与思想时，每每会以“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这句话作为概括。由此可以想见林语堂先生对沟通文化以及增进国际视听的影响力。

反观现在，随着科技网络快速发展，以及在国际化、全球化趋势影响之下，英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也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华语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球之冠，中文成为全世界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语文。逢此时刻，林先生这几本书的再版，更具意义。

希望能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师把它们作为教材，让我们的孩子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元并且引以为荣。



【新版导读】

如何阅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龚鹏程(北京大学教授/美国欧亚大学校长)

林语堂先生这本《老子的智慧》是一九四八年替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公司(Random House)现代丛书作的。思想与文笔深刻闲雅，乃近代有名的《老子》译本，在西方享有盛誉，也深具影响。

林先生自己对这本书亦很珍视。一九七七年他还在《语堂文集初稿校勘记》中自认为：“比什么《老子解诂》还实在，比王注还透彻。”且希望此书能够早点出个中英文对照本。一九九四年，正中书局委请黎明先生完成林先生这项遗愿，把这本书的汉英对照本整理编校出版。对于喜爱林先生著作及关心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实乃盛事一桩。

如今正中书局以岁月既久，旧版又待重乘之故，将此书与林氏其他几本情况类似之书合为一个新系列，依然可说是出版界的盛事，嘉惠士林，自不待言。我于一九八六年即在正中书局主编《国文天地》月刊，二〇〇一年又代表佛光大学接受台北市政府之委托，经营管理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与林先生和书局都有渊源，得见此一盛事，心中所感当然甚于一般读者。书局嘱我写此短文导读，深觉与有荣焉。

古今注释《老子》者多矣，林先生这本书有何特点呢？

首先自然是英译。《老子》的英文译本很多，林氏所译不仅最明畅可读，在义理上也有许多阐发，较一般英译更准确。林氏所写标注中，对于许多字词的英译亦颇有讨论，例如“兵强则不胜”，林先生认为强

有stiff, strong, headstrong等义。“我有三宝，一曰慈，二俭”，林先生认为慈的意思是tender love，俭的意义是frugality。“圣人无常心”的“常心”则不可译为decided heart。诸如此类，在译学上皆极具价值。林先生自序，说他于一九四二年已把《老子》和《庄子》一部分译出，但在这本书里他又重新斟酌，修订了若干译文，如以humanity(仁)和character(德)代替旧译的love和virtue。可见林先生在译事上是精益求精的。

林先生的译文也吸收了许多西方汉学界的见解和旧译的成果。例如道德的德，林先生便注明：英国人Arthur Waley译为power。对中国人的魂魄观，他也采取C. G. Jung之说，谓魂为自觉的心神，魄相当于深沉的无意识。

林先生的英译还有一个特殊的优点，那就是黎明指出的：老庄的原文不仅深奥难解，且多生僻字词，所以拿林先生的译文对照着看，反而比只读老庄原文更容易理解。

但林先生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英译而已，事实上它是林先生对老庄思想的消化与重述。

消化分成几部分：一是《老子》向来分成上下经、八十一章，林先生则认为原书本来应未分章，后人才把它分出章节，可是分法并不合理。上下经之分也一样。若一定要分，应在第四十一章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一至三十七章列为上经，三十八章以下为下经。因此他虽大体顺着今本《老子》的章节顺序，但复位为七卷：道的性质、道的教训、道的摹描、力量的泉源、生活的准则、统治的理论及格言。

其次是在每一章老子语之下，各系以庄子说，以庄解老，而且这种解又是有层次的。如全书以《庄子·天下篇》冠首，作为导论。每一章则各依该章内涵征引庄子若干段，像第五章“天地不仁”“天地之间其犹

橐钥乎”乃两个不尽相涉之主题，故引两段庄子语作为诠释。如此一来，《老子》的眉目就十分清楚了，对习惯阅读系统性著作的西方人和现代读者，无疑较为方便。

林先生也常指明《老子》书中若干行文体例（如押韵或句式）、考辨其误字或羼入的经文，这方面可视为他消化中国古代老子注的成果。

经过这样的消化后，林氏的英译即是对他老子思想的重述。这种重述自然十分精彩，不过他以庄子来看待老子是十分明显的。其实老庄思想虽然相似，却也很有差异。例如庄子多谈生死问题而老子说得少，林先生对此已有说明，可是其他还有许多地方，便不免模糊了老庄界限，也局限了《老子》的解释空间。

书中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还常用西方思想来模拟。以神秘主义、自然主义来形容老子，以上帝形容天，说老子描述道的“希夷微”三字接近希伯来古音的耶和华，谓庄子讲的“心斋”近乎早期瑜伽学说等，不一而足。

这些，我们都应善加体会，不可拘泥。知此乃林氏一家之言，《老子》甚或《庄子》，尽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解释，读者饮水溯源，才能循之上游于苦县漆园之旷野。

初版编校序

黎 明

《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一书是一九四八年语堂先生为美国出版商Random House颇负盛名的现代丛书编译的。出版迄今仍销售不衰。

他自己在序文里说，他以庄解老是前人没有试图过的，而且以老子、庄子思想之几乎同一及时代之接近而言，当远较韩非的《喻老》《解老》或他人的注释为接近老子的原意。一九七七年，他在《语堂文集初稿校勘记》一文里还提到这本书，认之为“比什么《老子解诂》还实在，比王注还透彻。”他又说，这本书“早应出对译本”。

编校《老子的智慧》的汉英对照本是秉承语堂先生的遗志来做的。在编校过程中，颇感《老子》一书文字简净，意义深奥，不易识解，而《庄子》的文字今日念起来也极多偏僻罕见的字。觉得只要英文稍有根底，看《老子》《庄子》两书的汉英对照本也许会比读中文原文更容易了解这两本书的文义。希望出版这本书能够对研习老庄哲学以及学习英文和中英文翻译的人有些帮助。

语堂先生编译《老子的智慧》，除以庄解老之外，差不多每章都增添许多他对《庄子》《老子》经文的阐释和诠注，在英文本里用斜体标

示，印为中文则以楷书印出，我要顺带提起这些阐释和诠注，以及语堂先生的序和各章节的名目都是我逐释为中文的，以免有鱼目混珠之讥。

这里要再次谢谢马骥伸教授和黄肇（前）总经理，因为得到他们的鼓励和帮忙，这本书和语堂先生别的一些作品的汉英对照本才能出版。

一九九三年秋于华盛顿